

重点  
阅读

王锦秋《月印京西》：

## 当代中国杏林史的艺术呈现

□柳建伟

人生不满百，所有的人共同的命运无非是这样的8个字：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作为人学的文学，千百年来也都是围绕着人生这8个字作着各种各样的锦绣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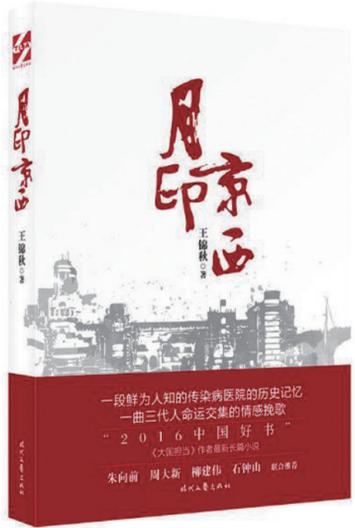
医生这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最早在文学作品中被认真描述，应该出现在东晋葛洪所著的志怪小说集《神仙传》里。这部小说集里，详细记录了东汉末年三国初期和华佗、张仲景齐名的神医董奉治病的故事。董奉治病不收诊金，重症病人病好后在其诊所附近栽杏树5棵，轻症病人痊愈后栽杏树一棵。10年过去，神医董奉诊所周围的杏树竟多达十多万株。杏子不卖，用粮食可换，一年用杏子换来的粮食，可救济两万万以上难民和灾民。从此之后，中国的医学界便有了杏林的美誉。医家人自称杏林中人，称赞医生德艺双馨的词开始用“誉满杏林”“春暖杏林”。

医生这样重要，传说这般美丽，但纵观世界文学史，专事描绘医院和医生的大体量的文学作品却不多见，名作更是罕见。把医生和医病作为描画主体的文学名著，恐怕也只有鲁迅的《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和加缪的《鼠疫》。

因此，在读到王锦秋写医院和医生生活的长篇小说《月印京西》时，我们首先看中的便是这部厚重长篇小说的填补空白价值。这部体量达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问世后，从业人员达数百万的中国医务人员、当代中国杏林便有了全景式的、全方位的、中国特色的一次文学描画。仅凭这一点，就应当向作者脱帽致敬。如果没有新中国建立起来的赋予中国特色的医疗体系，如果没有几代上千万医务工作者长达六七十年的辛苦付出，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不可能从1949年的36岁，提高到今天的七八十岁的。《月印京西》这部小说用京西医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活剧呈现了新中国医疗史的总体发展轨迹，功莫大焉。

《月印京西》不但写了中国当代杏林史，她从京西医院历史的变迁和发展，艺术地呈现了新中国医疗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传奇史实，而且还写活了当代杏林之人，她为中国的文学人物画廊里，贡献出了白玉兰、马青山、虾子院长、白云霓、雷学武、雷新月、金玉春等一批血肉丰满的、独一无二的人物群像。

京西医院的最早源起是德国传教士捐资兴办的西医院圣心医院，抗战时期，该医院被日军控制用来制造病毒，抗战胜利后，该医院又成为国民政府的中央陆军



医院，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传染病防治中心，并且成为控制非洲埃博拉疫情的决策性医疗力量。在这样一个历史时间跨度内，选择这样一个事关亿万人身体健康的传染病防治医院为描述对象，决定了这部作品具备的史诗性品格和长卷式艺术呈现方式，具有描述这个领域生活的权威性和典型性。这种选择描述对象的权威和典型，在其他诸如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军旅题材等优秀作品里，也是不多见的。国产青霉素药品的研发，肝病的预防药物研制，非典疫情中的血清治疗方法的发明，抑止埃博拉类病毒的传播方式的规范，均是由京西医院完成的，因而写透了这个医院，也就写透了中国当代杏林的重要风景。

中华医学史的伟大和灿烂，没有扁鹊、张仲景、华佗、董奉、孙思邈、李时珍这些伟大医学家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月印京西》的笔力重心，也在塑造当代杏林传奇医学大师的人物形象上。这部小说在有限的篇幅里，成功地塑造了以白玉兰为代表的三代中国医学家的形象，这些形象形成了中国近当代医疗界的文学人物谱系。其中塑造得最典型、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当数书

中的中心人物白玉兰。

白玉兰生于杏林世家，长于多灾多难的乱世中国，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她的人生长度，决定了对医学界具备了广泛的代表性。因为她的天生丽质和杏林高手的天然使命，又让她的人生充满着乱世佳人和知性女人的双重光芒，这就决定了这个人物性格的惟一性和心灵的深邃感。她和同时代人柳原、马青山、虾子院长、德国人老博格斯的复杂感情纠缠，演绎的是乱世佳人类的人生；她对医药事业的至死不渝的热爱和追求，甚至对京西医院院长之位的欲说还休的恋栈，又何尝不是一个对全人类的健康抱有强烈使命的如居里夫人一样的知性女性的可贵执念呢？小说对白玉兰多角度、多层面的立体描画，成功地让这个人物具备了浓烈的典型形象的气质。

《月印京西》写主要人物的人生跌宕、感情纠葛，写人物在社会大动荡中的奋力抗争和无奈屈从，也相当见功力。这方面的成果便是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虾子院长和马青山这两个亦人亦神亦鬼的男人形象。如果没有这两个成功男性的有力衬托，白玉兰这样一个典型女性形象，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呈现出来。虾子院长这个人物尤其值得珍视。他是一个大兵强奸裁缝女儿的偶然产物，为了生计他先在洋人医院做最低级、最脏的工作，后因机遇，投靠国民党高官后做了中央陆军医院的院长，改朝换代前夜，他又审时度势，弃暗投明，成了京西医院的首任院长。他的这种经历，已经骇人了，小说又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写了虾子院长的情感生活，这就让这个人物形象有了深刻的一面。

人物群像的塑造成功，还得益于作者有非常好的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月印京西》出场人物超过50个，每个人都能说自己的话，非常难得。

要说《月印京西》的不足，应该首选对白云霓、雷学武这一代医人描画得不够到位。小说中，这一代杏林中人，胸中无大爱，心里无信仰，肩头没责任，事业无推新，一个个活得现实，活得卑微，让人总有龙生跳蚤之叹。当然，这可能是时代造成的吧。

王锦秋目前只能业余创作，但他已靠《雪落花开》《大国担当》《高危时刻》等优秀作品，证明了他的文学创作力。《月印京西》的出版，是王锦秋学生命化蛹为蝶的一次重要蜕变，从此后他的文学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广阔和光明。今天，王锦秋为我们呈现了如此美妙的中国当代杏林人的艺术长卷。明天，王锦秋一定还会拿出更重要的长篇小说，我们热切期待着他的新作品。

## ■开卷絮语

在199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作为诗人，希姆博尔斯卡早已以其巧妙精准的构思、力道张弛有度的反讽与字里行间勃发而出的原生力量为各国诗友所熟知。然而，作为文学杂志《文学生活》的编辑，更兼“文学信札”栏目的主笔，她仿佛在书山文海间起落跌宕、谈笑风生间便把江湖笑傲；又仿佛是文学桃花源入口的隐士，以阅文写作多年的胸中底气，为文坛后辈指一指路。而几十年后的我们借着他人的译笔，终于有机会赏读这漂洋过海的《希姆博尔斯卡信札》，以文学爱好者的同心同德博尔斯卡的诗人希姆博尔斯卡，隔山隔海超越时代来对谈。

## 文学编辑最恐慌的季节

作为文学编辑虽是与文稿信件打交道，却也少不了与纸头之上承载的人与事有所牵扯，而信札你来我往之间，便又是一幕幕妙趣横生的“编辑部的故事”。共同邮寄诗稿要一分高下的夫妇、被男友贬损愤而修书编辑部以求肯定的姑娘、授权编辑部修改作品的作者、邮寄芬兰语原文诗稿让编辑挑选以备翻译的文学爱好者……种种奇观令人又是好气又是好笑，顿时便读懂信札之中希姆博尔斯卡时而嬉笑怒骂时而好言相劝的心意所及与心境所在。

文学编辑希姆博尔斯卡最为恐慌的是哪一个季节？是春天！她在“文学信札”中流露出对文学编辑对春天的心声——

“我们有这样一条规定，就是所有关于春天的诗都会被自动取消资格。这个主题在诗歌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在生活中它仍然存在，但这是两码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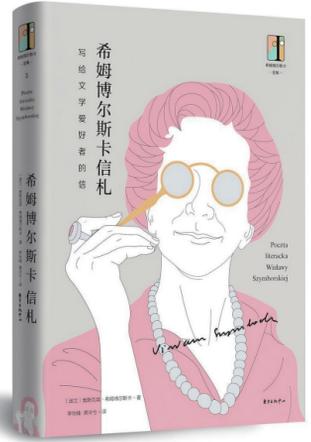
哪怕早已在诗句中见识过希姆博尔斯卡的幽默诙谐，信札中她略带嗔怪的口吻着实令人忍俊不禁，但也忍不住要作为“普通读者”或“预备作者”对其指摘换位思考，若她指出的春天不应该出现在字里行间，那何来春天才成为诗歌的资格？你还没回过神来时，文学编辑希姆博尔斯卡已经按捺不住要给文稿中浩如烟海的“春天”一个下马威——

“您写的诗愉悦、流畅、无可指摘，但毫无新意。没有任何能让我们耳目一新的画面或者描写。然而诗歌，哪怕只是触及一些永恒的主题，比如春天的蓬勃，秋日的伤感，都应像初次书写一般，有新的抒情点。换句话说，前人写的那些诗歌，难道还不够吗？此致敬礼。”

读到这里，不论观点暗合还是又懵懵懂懂被数落了一番，在春天里、作为诗文爱好者的你更多的只有欣喜，为这次不出声音的脑内对话甚至博弈暗生欢喜，太久没有这种纯粹地为诗歌或文学心跳加速的感觉！

## 在春天与希姆博尔斯卡对谈

□叶玲杰



## 与文学爱好者的对话

坐阵《文学生活》，面对形形色色的文学爱好者来信，不论是取决于随信作品水准的答复品评，还是单纯回馈读者的答疑沟通，其中甚至不乏身为编辑对部分行文潦草错误百出、态度傲慢随意投稿的讽刺批评……一篇篇回信翻过，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时而对着书页自省、时而替投稿人暗自唏嘘、时而回忆起多年前初提笔尝试写作投稿的自己，信札之间，承载的对话绝非单向度的投递，而是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可以令文学爱好者间心生共鸣的跨时代交响曲。

对于作品颇有才华见地却生性羞怯的作者，希姆博尔斯卡收起狡黠，连语句间的调侃都变得温柔；对于精妙有趣的诗文，希姆博尔斯卡也从吝惜她的赞美。然而回信面对的毕竟更多为初出茅庐的写作者，因此信札中对于才露尖尖角的文学好苗子，希姆博尔斯卡更多以对症下药的方式鼓励、引导——

“您的文字里有一些东西，有一点想象力，一点玩世不恭，一点了无意义的感觉（非常时髦）。但每个故事都必须重写至少五次。顺便提一句，契诃夫进行了七次修改，托马斯·曼五次（同时发明了打字机）。”

不知他人读罢这些信札之后做何感想，哪怕我深知自己没有成为一个作家的天赋与才干，但却逃不开打心里对投稿时能够收到这样一份回音的期待。

对于文学天赋着实有限的文学爱好者，信札这头的希姆博尔斯卡则仿佛扶额长叹后奋笔疾书的文学捍卫者，以各式各样的风格向一位位不合适的文学簇拥者投去编辑的谏言。面对编辑辛辣的回应，也不乏有文学爱好者发起攻势、指责编辑的残酷或严苛。面对来信诗文中明显缺陷或偏颇，比如只由情感的力量决定诗歌的艺术价值、“所有人用喇叭喊叫！”设定的声音效果、垂死的父亲要求外科医生把自己大脑换给儿子的小说情节……诸此种种，有时希姆博尔斯卡也会忍不住拍案而起，用轻快幽默的方式向文学爱好者抒一抒编辑的读者感言。

虽然希姆博尔斯卡的文学信札中对文学爱好者的调笑甚至幽默讽刺随处可见，但大部分时候即使以己度人，作为收信者也绝少有受辱或不对等沟通的感觉，因为信件那头的毕竟是一个好言相劝的文学守望者，只是她的才华让她得以用更多的方式抒发心声，却毫不尖刻。而纵览全集，我们骄傲地发现文学编辑希姆博尔斯卡也未曾吝嗇对于性别歧视者、教育价值观偏颇者等群体的批评甚至痛斥。

## 希姆博尔斯卡谈诗

从读诗、学诗到试着写诗，“诗”的意涵在文学爱好者的心路历程中亦随之起伏波动，什么是诗？诗之于诗人又究竟有何意义？诗人何以成为诗人？在“文学信札”中，希姆博尔斯卡以卡尔·桑德堡的“诗是生活在陆地却希望能飞在空中的一种海洋生物所写的日记”来回应该读者“诗的概念为何”的问题。“诗歌（无论我们怎样描述它）无论是现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一种游戏，而游戏就有规则。”而诗人绝非拥有一种“习惯于”写诗的能力，诗歌也绝非日常，而是特殊的产物。而每位诗人心中都有在一首诗中讲述一切的渴望，如果不加以克制，就会沦为超出诗歌范畴的词语狂欢。

“有才华的人不会被‘灵感’所局限。灵感会时不时地落在每个人身上，但只有有才华的人才能长时间坐着，在纸上默写下来自灵魂的声音。不想这么做的人显然不适合写诗。这也是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即因灵感写就的诗歌总是昙花一现，而时常写诗的真正诗人却寥寥无几。过去如此，现在也是这样，将来亦是……”

掩卷辗转，作为文学爱好者，我遗憾没能在尝试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的初期读到希姆博尔斯卡的文学信札，以给自己无果的热情再找一个出口；作为文学爱好者，消除了山海时空的阻隔后，得以默默无语地与心神向往的作者对谈交锋，此刻的我，依然因此而心潮澎湃。

## ■新知新思

## 阅读，使人向美，使生命愈加丰盈

——评钟倩《金蔷薇与四叶草》

□张丽军 贺小凡

限制，是生而为人的必然；超越，是不枉此生的态度。16岁就坐上轮椅的钟倩，不沮丧、不气馁、不怨天尤人，而是不断超越生命，追求生命的卓越。阅读钟倩的文字，我们不仅能够触碰到阅读的情、法、理，更能看到这位“阅读的艺术大师”如何一步步走向智性的丰腴，从而完成一种生命的丰盛。

阅读，必须是发乎真情的事。《金蔷薇与四叶草》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书，这种阅读关乎热爱，关乎灵魂，关乎梦想，关乎尊严。因为那些不停翻动着书页的清晨与长夜，她那间15平米的书斋变得多么令人神往，是阅读给了她第二次生命。泉润万物，德行天下，作为一名老济南人，泉水赋予其灵性。钟倩爱读书，年幼时她常去天桥底下的教育书店，和同学结伴去大观园东园大楼，父亲从旧书摊淘来的书本陪伴她度过病痛中的日日夜夜。穿过岁月，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她与文学的缘分，不仅不绝如缕，反而愈加深厚，成为冥冥之中命运的旨意。“有兴趣开路，阅读才会活色生香”，我们看到，钟倩的寻书史未尝不如她的阅读史动人：寻找老舍《四世同堂》遗失了65年的译稿，她称作“团圆”；寻找孙犁的《芸斋书简》，虽只找到续编的版本，她称作“满足”；寻找《查令十字街84号》，奔波两年终于际会，她说“借书的迫切就像追寻爱情”。那风雨无阻且不断生长的诗意的灵魂，如竹林夜雨，于寂静无人时分，沙沙地贪婪地，清新地通透地，婆娑着精神的节拍之声。

阅读之法，如武林高手，经过日复一日的行修苦练，汇成一套独门的江湖秘籍。钟倩不仅自悟，而且渡人，她的读法既自在又富有个性。提倡阅读经典，她说，“常读经典，精神明亮”。享受生命的恩典和精神的馈赠；提倡深度阅读，她说，“深度阅读就是深度活法，要怎么读，就怎么活”；享受重读，她说，“阅读成为我的生活方式，重读成为我的生活态度”；强调读书要



静，她说，“我定住心力，独宠于个人的精神世界，乱中取静成为我的常态”；认为阅读应有做学问的态度，她说，“应回到当年的社会背景与创作环境，用老眼光平视女词人”；保持阅读中的精神独立，她说，“不仅要用心读，还有阅历的叠加，时间的作用，苦难的净化，人性的熬煮”；大音希声，大道至简，她说，“阅读的捷径就是阅读，阅读的方法还是阅读，阅读的技巧可以说仍是阅读”。如蚕食桑叶，孜孜不倦，如西西弗斯，反复无限，读书终究是铸造灵魂的事。

阅读钟倩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贴近文字，她还无比贴近作家们的灵魂。知人论世，是她学者般的严谨与执著；不读选本，追寻完整而力避偏颇；对于经典，提倡慢读、精读、常读，认为“慢读是一种态度”“精读是一种方法”“常读是一种习惯”，她将阅读的行为演绎成一门艺术。

品读“汪味”，学习朴素天真的生活态度；读《创业史》，从柳青身上学习身体力行、为民抒怀的品格；保持蕴

和昌耀，懂得爱情本来就是难以圆满的事情。她将读书时心中翻涌澎湃的激情诉诸笔端，摇曳生姿——与自然共鸣，写岸岸，写得清丽真切，由他的季节和田野去寻回人与大地相通的心灵，追索人与万物血脉相连的亲缘；与爱情共鸣，写宗璞，写得恢弘澎湃，由她的西南联大看到爱情的真谛在于执著守望、志同道合、患难与共；与艺术共鸣，写新凤霞，写得秀美灵动，由她的戏德与人格，绘就了她由参悟美到走向美最终成为美的生命。海莲、余华、止庵、黄永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圣·奥古斯丁……他们是她书里的朋友，那种由阅读的过程产生的共鸣，不必处于同一时空，遥遥相望即可颌首连连。

阅读将她生命的疆域拓展得很远很远。清新如白的西伯利亚，那是《鱼王》引向的大地；新绿垂樱的日本京都，那是《三十三年梦》建起的印象；不同时空的齐鲁厚土，那是《独药师》引起的反观；质朴安详的挪威乡土，那是《大地的生长》谈起的国度。在阅读中，我们还能看到作家们伟岸的胸襟和抱负。那是张炜《艾约堡秘史》里对于时代的回顾与忏悔，意在对民族心灵史和精神史的展现；那是获得诺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沉潜下来、默默耕种的莫言，带着对中国文学的野心和信念，向世界发出诗意的信笺。那一本本好书不仅是导向，更是美，告诉我们，生命本可以如泉水般温厚动人。她还向故宫文物的修缮者学习打磨性情，向本草痴的采药人学习赤诚之心。她读小说，就读出个来龙去脉；她读散文，就读出个性灵所钟。阅读，使人向美，使生命愈加丰盈，而最终趋向一个美的集大成者。

如果说阅读是她向世界睁开了双眼，那么，写作便是她踽踽独行的串串脚印。“所有的创作，归根结底都是阅读、再阅读”。越读越敬畏，越写越轻盈，她将写作称为“上帝的礼物”，在写作中找到文学的重心，于命运促狭处心怀天地万物。她的文字质地纯净而

色调开朗，诗心洋溢而不乏深刻洞见，并可以时常见到对于当下社会种种问题的执著思考，传达出一种专诚有为的悲悯与责任。她把写作当作一种嵌入自己生命体验的新探索，思想不能陈旧，写法必须创新。康·帕乌斯托夫是她的老师，告诉她构思是在“短促生命”的欢乐和凄苦里不断进行着的，珍惜少年时代的幻想，珍惜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珍惜人类心灵每一次细微的跳动；止庵是她的老师，告诉她作诗“一要有骨，二要能放，三要有神”，随意写诗、刻意修改，“好话好说，合情合理，非正统，不规矩”；莫言是她的老师，读梵高的油画像读文字一样，从音乐中学习如何营造意境，在各种艺术之间寻找互相通达的密码；阿莉娅是她的老师，让她明白奇迹蕴含在写作之中，出版让奇迹成倍增加；毕飞宇是她的老师，以美学的标准作为小说的裁判，讲究语言的简洁、传神、会心……

民族国家、大学精神、乡村问题、自我革新、人格坚守，无一不是她思考的命题。读贾平凹的《极花》，她思考慢慢消失的乡村和人们无处安放乡愁；读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她关注慢慢变老的过程，感怀人与人之间关爱的力量；读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她提出面对人工智能，不断学习、更新观念，还要保持清醒与警惕的姿态……钟倩用这样的写作告诉我们，人在文学中，永不会落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任命运是如何的残云风卷、惊涛拍岸。她是阅读的朝圣者，于时明时晦的途中，不疾不徐地走出一一种从容自如的姿态；她是文学的歌颂者，在栉风沐雨的路上，落落大方地行出一派潇洒典雅的气度。“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读书可以明智，使人目光辽阔，精神丰沛，生命的灵性由此展开，追寻叶嘉莹先生提出的“弱德之美”。钟倩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如何拥有丰茂美丽的人生路径。